

明清小说之人物群像 与社会风习

察诸色人等 显社会百态
溯史析因 正心利世



秦川
王子成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九江学院社会系统学研究中心重点资助

明清小说之人物群像 与社会风习

秦川 王子成 著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小说之人物群像与社会风习 / 秦川, 王子成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20.5
ISBN 978-7-5500-3727-4

I. ①明… II. ①秦… ②王… III. ①古典小说 - 小说研究 - 中国 -
明清时代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0) 第076981号

明清小说之人物群像与社会风习

Ming-Qing Xiaoshuo Zhi Renwu Qunxiang Yu Shehui Fengxi

秦 川 王子成 著

出 版 人	章华荣
责任编辑	周振明
书籍设计	黄敏俊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 / 16 印张 20.25
版 次	202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3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3727-4
定 价	45.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20-49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文学社会学——古代小说研究应有的学科意识

(代序)

文学的功能、作用早已被人们发现，诸如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以及娱乐功能等。而围绕着文学的功能、作用所撰写的论文也不在少数，但基本上众口一词地批评古代文学理论和鉴赏忽视或轻视其中最本质的功能——审美功能，而偏重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那些指责文字，虽然也不无一定的道理，但忽略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互相联系的特点。既然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而文学的功能涉及的诸多方面也自然都是互相联系着的，无非是孰主孰次、孰先孰后、孰多孰少的问题。而事实上，即使是文学的审美功能也不可能真正独立、纯粹，正如德国戏剧家和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所说的——“艺术是独立而不是孤立的领域”，它一定是与其他多种功能作为一体共同体现出来。更何况文学鉴赏者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分析鉴赏时，往往是抛开文学本身去谈其他问题，因为所谈本体本来就是文学，没有必要再重复论及，绝非有忽视或轻视文学自身的审美之意。

文学审美也是具有社会性的，即使是娱乐功能，也同样具有社会性。文学

的社会功能最早被认识是远在先秦时代，如人们常常所引用的孔子“兴观群怨说”，后来又有战国时期荀子所提出的“文以明道”说，三国时期的曹丕所提出的“文以载道”说以及唐代韩愈提出的“文以贯道”说等，它们都归于文学的社会功能。中国古代文论虽然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但也没有轻视文学的审美功能，如孔子所谓“言之不文，行而未远”，曹丕的“诗赋欲丽”，以及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等言论，说的都是文学的审美功能。可见，中国古代文论在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同时，也从未忽视过文学的审美功能。对此，今人廖可斌曾撰文特地强调：“虽然提倡‘文以明道’、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传统，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也没有忽视文学的审美功能。这两种传统虽略有主次之别，但一直并行不悖，交互为用，保证了中国古代文学沿着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①此论颇为中肯，是为的评。

换个角度来说，任何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都要与其生活的社会以及具体的社会生活环境发生无数的联系，因此人们的言论行动也就不可能脱离与人们息息相关的社会生活环境。文学创作及其理论也是如此。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不可能不讲思想、不讲教益、不讲现实功用而去侈谈所谓空中楼阁式的审美理论，更何况我们讲的是中国古代文学的范畴，其实中国现当代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这就是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民族性特征，我们不仅完全没有必要人为地去改变这个特征，而且还要高度重视和大力弘扬这个特征，因为这个特征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的文学创作及其理论的研究，只有推崇和弘扬这种民族性特征，才会极大地开启文学的社会功能（当然包括文学审美功能在内），才会与当今的“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旋律合拍，才能奏出嘹亮悠扬、悦耳动听的民族乐章。

而中国古代小说作为古代文学形式之一种，它的社会功能的外延要远大于前述“文学”的外延，因为除了上述四种功能外，古代小说还有辅政功能、补

^① 廖可斌：《“文以明道”的两种语境》，《光明日报》2016年7月15日。

史功能、考证的学术功能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诗歌、散文、辞赋都无法与小说、戏曲的社会功能相媲美，但历代的偏见却令人不可思议，比如世人把诗文定为正宗，而视小说为“小道”。其实，小说中内含的“道”，不仅不小，反而是多且广，随便举出一篇小说的例子，都能证明这一点。中国古代小说的社会功能所涉及的交叉学科也是很多的，至少可以析出文学社会学、文学政治学、文学宗教学、文学民族学、文学教育学以及文学外交学等。而事实上，明清时代出现的六大小说名著，皆无一不综合体现着这众多学科交叉于其中。所以，笔者特别强调我们的古代小说研究乃至古代文学研究，应具有交叉学科的“学科意识”。这样一来，我们的古代小说研究乃至古代文学研究，就会突破现有的瓶颈，去拓展更加宽广的新路子，去更加纵横深入地开展古代小说的研究。

笔者通过对明清小说之人物群像与社会风习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明清小说里的各类人群与社会风习之关系是密切的、互动的，即人们的习惯或习气的好坏会直接影响社会风习；而社会风习的好坏也会影响各类社会人的习惯或习气。好的风尚习惯良性循环，沉淀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而坏的风尚习气恶性循环，呈现出民族的劣根性，形成社会恶习。从形象的角度去论人物属文学的范畴，而从社会风尚习惯或习气的角度去论人物，或从文学的角度去研究社会，就涉及文学与社会学的交叉，于是形成交叉学科的交叉研究，这就是笔者所说的古代小说研究中的文学社会学的学科意识。将这种意识用于古代小说研究，其效果是比较明显的，它不仅解决一些文学本身难以解决的文学问题，而且也可以解决社会学本身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故此笔者特别强调：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要有“交叉学科”的学科意识。由于文学社会学在古代小说研究中的交叉现象最为突出，所以说，文学社会学是古代小说研究中应该具有的学科意识。

目录

- 文学社会学——古代小说研究应有的学科意识（代序） / 1
- 第一章 明清小说之文士群像与社会风习 / 1
- 第一节 明清小说中文士形象及其恶习之表征 / 1
- 第二节 正统儒士形象与有识之士的社会担当 / 31
- 第三节 形成绝然不同的社会风习及其并存现象的社会历史根源 / 53
- 第二章 明清小说之官吏群像与社会风习 / 61
- 第一节 贪官形象与明清官场恶习之风行 / 63
- 第二节 清官廉吏形象与官场君子人格之传承光大 / 84
- 第三节 贪官污吏与清官廉吏并存的社会历史根源 / 99
- 第三章 明清小说之商贾群像与社会风习 / 116
- 第一节 明清小说之儒商人物形象与社会风习 / 117
- 第二节 明清小说之奸商人物形象与社会风习 / 151

第三节	儒商与奸商并存的社会历史根源 / 183
第四章	明清小说之僧尼群像与社会风习 / 187
第一节	历代小说之僧尼形象及其演变概述 / 187
第二节	明清小说之淫僧淫尼形象与社会风习 / 215
第三节	僧尼形象恶变的社会历史根源 / 243
第五章	明清小说之偷儿骗子群像与社会风习 / 254
第一节	偷儿骗子形象概念及其研究范围 / 255
第二节	明清小说之恶偷、恶骗形象与社会风习 / 260
第三节	明清小说之义偷、义骗形象与社会风习 / 277
第四节	明清小说多种偷骗类型并存的社会历史根源 / 294
后 记	/ 310

第一章 明清小说之文士群像与社会风习

所谓文士，泛指读书人，通称知识分子，包括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各级官员在内。明清小说中的文士，从主流意义上说，无论是从纵向来看整个通代小说史，还是横向来看某朝某代不同类型的小说作品，都存在着恶习与良善风习并存的现象，且这两种绝然不同的风习皆通过这两类绝然不同的人物群像及其行为表征反映出来。其实，除了这两类绝然不同的人物形象之外，如果细分，当然还存在着第三类第四类或者更多的类型，但即使是粗略地划分的话，至少还可分出无所谓善恶或叫“不善不恶”的第三种类型。为论述方便起见，笔者分别从善恶两类文学形象的表征入手，分析形成善恶的社会风习及其并存现象的社会历史根源，而“不善不恶”的第三种类型的文学形象过于普遍，故此未列入本书论述的范围。

第一节 明清小说中文士形象及其恶习之表征

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地位极高，为“四民”之首，被称为“士”。国家从这头等公民的“士”中选拔优秀者出来做官，则被称为“仕”，因而

有“学而优则仕”之说。可见，“士”与“仕”的概念明显不同，但又关系密切。读书人即知识分子在古代社会受人钦敬，而由读书做官者则令人艳羡。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读书而为士（知识分子），再由士而为仕（官员）者，其情形明显不同。明清小说中的文士绝大部分成为传统知识分子的另类，即使不走八股科举“正途”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名士”，实际上也就是明清小说中极力批判的那些假名士，亦成为传统知识分子的另类而同样受到作者和时人的冷嘲热讽和深刻批判。这在《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以及晚清谴责小说里都有大量的描写，其中以《儒林外史》最为典型。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另类，文人恶习才在明清两朝极为风行。

《儒林外史》这书名已经告诉读者，书中大部分“读书人”不当居于儒林正史之列，故称“外史”。换言之，书中的儒林中人大都已经远离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特点，自然不应归于“儒林正史”之中，只能被戏谑于“外史”之间。因为传统的知识分子，讲求的是忠孝仁勇、礼义廉耻，注重文行兼备，出处清明，追求的是修齐治平的社会担当；而明清八股士子和八股科举制度影响下的假名士恰恰相反，他们追逐的是功名利禄，其行为表现则是凶狠残忍、横征暴敛、无文无行、欺世盗名。因而明清小说之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集中体现在其对社会人心的烛照和对社会行为的检视，正如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云：“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之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取以自镜。”^①这里虽然说的是《儒林外史》，但其实概括了所有明清小说的形象意义及社会功能。

▼ ^① [清]吴敬梓原著，陈美林批点：《新批〈儒林外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一、从《鸳鸯针》到《儒林外史》：明清文人之恶习种种

明清小说中描写儒林中人的代表作是《儒林外史》，这一点在上个世纪或当今读书人中可谓众所皆知。记得五十年前，笔者还是个小孩子，那时就知道严监生、严贡生兄弟的趣闻，这都是从斗大字不识一个的祖母那里听来的。由此可以想见《儒林外史》在它问世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余年里，一直都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著。只是到了当下，虽然《儒林外史》这部经典名著在学界仍然受到高度重视且研究不断深入，其成果也极为丰硕，但毫无讳言，其影响的范围反而远不及上个世纪和它诞生的年代。因为如今的普通百姓恐怕多半不知道吴敬梓是谁，《儒林外史》为何物，更不要说《鸳鸯针》了。其实，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在其问世之后所产生的那么大的影响，除了与作者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洞察社会生活的能力，以及著述的才华经验、在其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妙的讽刺艺术成就有关之外，也与他汲取前人同类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密不可分。这就不能不提到明末清初华阳散人的《鸳鸯针》了。

笔者所选用的《鸳鸯针》，是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由李昭恂校点的本子，书内有“独醒道人”的《鸳鸯针·序》。书中除《鸳鸯针》一卷四回外，另含《一枕奇》第二卷四回以及《双剑雪》第一卷、第二卷，各四回，共四卷十六回。有人认为：编者华阳散人，当为明末清初吴拱宸的别号。笔者之所以采用李昭恂校点的四卷本《鸳鸯针》，是因为正如孙楷第先生所认定的一样，《鸳鸯针》后三卷在内容和情节上确实与第一卷一脉相承。

《鸳鸯针》是明末清初一部重要的话本小说集，也是我国古代小说中第一部集中描写儒林生活的白话小说集。它早于《儒林外史》一百多年面世，成功运用讽刺艺术集中描写儒林中人的生活，其实际的文学地位和小说史中的地位皆不可轻忽。但可惜的是，它面世之后传播不广，客观上降低了它在小说史乃至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和影响。《儒林外史》实际上有没有学习借鉴其成功的艺术手法、经验，因未做考证笔者不敢轻下断议，但《鸳鸯针》毕竟在前，吴敬梓又是

个饱读诗书的文士，或多或少受到些影响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从《鸳鸯针》到《儒林外史》，知识分子形象都是很复杂的，既有正面的儒林中人，也有不少反面形象，而反面形象占绝大多数。即使同写科场中人，因这两本书写作及面世的时间毕竟相隔一个世纪之久，那些不择手段、汲汲于功名富贵的八股士子形象的具体描写，在两书中也不尽相同。我们先来看看两书中的科场中人是怎样的形象。

《鸳鸯针》第一回中的丁全（字协公），他的欺世盗名可谓自幼始。一是他仗着他父亲之势（其父宦途平顺、广积官资、官至工部侍郎），常到他家家门生各处打抽丰；二是他凭着不劳而获弄来的丰厚家资吃喝嫖赌、纸醉金迷；三是他觉得有钱有势还不够，还要弄个科名来装点门面以为长久生财之计，所以每逢科考之年，他总是要钻头觅缝到处摸索，也常破费些资财买通关节。如某年他父亲年侄莫推官到本府就职，他就备了厚礼、酒宴去请莫推官，之后便弄了一个科名。丁协公与莫推官为打通关节弄一个科名着实做了回交易，请看下文：

（丁协公——引者加）酒中附耳谈及场屋要借重的意思，那推官怎有不乐从的。丁协公就取了大街上一所房契，价银三千两，送与莫推官，权为质押。候榜发有名，即将银赎契。莫推官道：“既系年家，分当效力，焉敢受谢。”丁协公道：“虽然年家弟兄，这回又是师生了，况仕途上又可相资藉，些小微意，何足计较。”莫推官欣然领命。……到临场时，莫推官果然首取入帘，即将字眼关节写了，弥封紧密，差的当人送与丁协公。丁协公暗喜不迭。这莫推官又想道，老丁外面也罢了，不知他腹内文采何如，万一进场交了白卷，或是完卷，文理不通，不好呈上大主考，叫我也难处置，却不是丢掉那三千现物了。随即又写了一封密字，差人送来。……内云：阃外之事，将军主之。焉服君空读父书，虎贲仍归内府也。^①

① [清]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交易谈成之后，丁全又向中介人白日鬼夸口道：“莫公祖是敝年家，你是晓得的。他近日取入帘，临行时说，他慕我才名家世，送了一个字眼与我，叫我场中如此如此。我又不好却他美意，你说该做不该做？”^①当白日鬼恭维他定是解元无疑、当然该做时，他马上趁机改口道：“我也晓得该做，但我平日做文章的毛病，你也晓得的。一时题目不顺手，就有些生涩。弟心下除非文字里边也着些水磨工夫，不负老莫刮目更妙。兄有甚妙法，请教一二。”^②话锋转到请白日鬼替他找人入场做手脚。场上的情况如何呢？下面一段对话则说得清清楚楚：

周白日道：“这有何难，我有个表兄，姓陈字又新，他是府学老秀才，他每科顶了誊录生名字进场。因他积年老靠，场内该誊的文字，都从他手里分散。他一科也望这里头赚整千的银子。你有事，待我替他商量，再没有个不着手的。”

……

陈又新道：“……莫公祖念年谊，白地做情，小弟辈是贫士，老盟兄须大大开手，也还是便宜的。”丁协公道：“这是自然的。”因拉了周白日出席来商议，两下传递，从一千两讲起，煞到四百两。陈又新方才允了。约到陈又新临点名进场时，才传授那心法，各自散了。白日鬼两边都得了个肥头，自在的等候不题。^③

可是徐鹏子哪里知道自己曾经“摩精刻髓”得花团锦簇般的七篇文章，竟被陈又新重新誊抄后换成了丁全的名字，以致丁全高中而自己却名落孙山。后来徐鹏子偶然看到同社朋友送来的五魁朱卷，发现丁全所作文章与自己的七篇

① [清] 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② [清] 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③ [清] 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9—10页。

文章竟然一字不差，便决计要去查自己的落卷。但他寻来寻去，就是没有找到自己的落卷，便当着白日鬼的面发誓要到监场面前告状，一来清清弊窦，二来出出自己的屈气。

徐鹏子就因一时忿气，说了这两句话，其实也未必告得成。而白日鬼竟把此话当作一件机密大事，速速报告给了丁全。丁全得知徐鹏子要告他的消息，心里着慌，于是想起一条毒计，买通莫太爷和白日鬼，制造一宗假人命案来陷害徐鹏子，将徐鹏子监禁起来。

从上面的情节、对话可知，那时科场是何等腐败！读书人学识品行又是何等肤浅荒疏、卑劣齷齪！稍有一点知识的人，就拿它作为捞钱的资本，甚至成为一种职业，像陈又新之流，就是靠誊抄试卷的职业机会去干那偷梁换柱、从中捞钱营生的典型，所以该著卷一的楔子里才有“不知俗语说得好，‘买举须当中举年’”^①的俗语流传下来。事实上，这些描写都是当时文人以及社会时代风习的真实情况。

在第二回《新贵惹秋风一场没趣 寒儒辞乡馆百事难成》里，虽说丁全自中举之后，不仅朝朝寒食、夜夜元宵，而且还打点进京会试，又思量在进京途中定要顺路到淮扬一带几个做官的年家那里打几个秋风，却哪里知道这个偷梁换柱混来的“真举人”，就因打秋风而被姓金的假举人弄了一场没趣。事情大致是这样的：丁全为打秋风竟打着举人的旗号，日日在南京城内大呼小叫，没有谁不晓得丁公子丁举人的。与此同时，一个姓金的假举人，冒充南京一个江西道御史的座师金老爷的公子来御史这里打抽丰，前后也刮过千余金，但还不想走。御史正无可奈何，忽然接到金老爷的一封书信，从信的最后所附的一行小字中获知那金公子是假的，御史即时吩咐差人立刻去拿那假举人回报。恰好那“金举人”和“丁举人”都住在承恩寺里，那些差人进寺来，便问浙江金举人在哪个房头住。这人听错了，手指着丁举人所在的房间，而差人便如狼似虎，飞奔进去。差人喝道：“‘好光棍装假举人，在这里骗人哩。’丁

协公抬头一看，见是六七个人，都像衙门行径。听得说假举人三字……口中纵要打强，说句硬挣话，心下已自虚跳跳的。面色先青了，牙齿上下打起颤语来。”^①差人看见这般光景，越发狠了，先将丁全锁着押到御史衙门。这丁全“一心只疑着徐鹏子身上去”，亦无暇辨事情的原委，后来是他一个叫“来得”的老管家打探到御史衙门原本是要拿姓金的假举人，而不是姓丁的假举人，是姓金的冒充座师金老爷的公子在此打秋风，激怒了御史衙门，使得“簇新举人，受这场屈气”。^②可见，如此这般的假举人都打着“举人”的旗号，以会试为借口，四处招摇撞骗、打抽丰敛财的现象极为普遍。

其实，丁全中举是靠偷换徐鹏子的试卷而实现的，而中进士又是靠偷换户部萧掌科的试卷而实现的。但到后来，也是一报还一报，丁全最终被萧掌科告到刑部主事徐鹏子那里。

作者在该书的楔子里一开篇所说的“不知俗语说得好，‘买举须当中举年’”^③的话，充分证明了通关节、卖人情、偷梁换柱弄个科名，然后做官敛财，已经成为公开合法的民风习俗了，而作者对此情此俗也是认可的。作者担心读者不理解他的意思，还特意在楔子里讲了两个故事作为比方。

一个是女鬼把“秀才们”买场屋字眼成交的题目关节告诉了那个为人忠厚、立心清正、力行向善、肯行阴鹭，却因家贫不能上进的真正秀才，那秀才依法而行，果然高中，后又联捷中了进士，做了高官。另一个是个举人，自恃才高，学问精熟，自以为联捷中个会元、状元是不成问题的。结果进场后他所做文章，皆被一个无学之力士强夺了去，后者魁然中了。

作者在讲完这两个故事后评价道：“你看，这个是鬼告关节，那个是力夺文字。似乎这两件，也是场屋中极奇怪的事了，却不是暗中害人益己，所以，也没甚伤心切骨的仇恨。”^④

① [清]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9—20页。

② [清]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2页。

③ [清]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④ [清]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这个评论看似轻松，实则沉重。他对场屋中这两种奇怪现象的释然，并不是心底里真的认可，而是对于害人益己这一社会普遍现象的一种无奈的托词。因为他对偷换徐鹏子试卷又加害徐鹏子的丁全极为痛恨，所以他随后进一步强调道：“大要总不可害人之功名，以成自己之功名，这尤是第一件要着。”^①其实小说所提到的参与丁全换卷的人员，如莫推官、陈又新、周白日等，无一不在“功名”二字上暗中干着损人利己的勾当。小说是通过对这些人物种种秽行的叙写，来表达作者对此类人物的反感，对当时科场弊端的深恶痛绝和无情鞭挞，其社会恶习形成与流播之原因也由此渐见渐明。

而作者对于丁全事件的痛恨和鞭挞，是借助于萧掌科的痛诉来表现的。书中写靠偷换人家试卷中举中进士的丁全，竟然那样恬不知耻，还大摇大摆地说“今日是年家请酒，明日是盟兄回席，又把北京踹得个稀烂”^②；后来又靠巴结权相严嵩之子严世蕃捞了个户部主事的官。在户部主事任上，他又大肆贪赃枉法，贿赂权奸。用萧掌科的话说，即为“以大君之禄位，作假父之恩知，罪在不赦”^③。其“本来面目，多属因缘，场屋关节，手眼神通”^④，证据确凿，无可抵赖，终被萧掌科参了一本。萧掌科的母亲病故、妻子丧亡，皆因萧掌科会试不中，不中又因丁全，以致其痛心切骨，欲手刃报其母妻之仇。

偷梁换柱、欺世盗名、四处招摇撞骗的还有书中的卜亨（字文倩），他自称名士，实则是个不知“廉耻”二字为何物的无耻之徒。《鸳鸯针》第三卷即《双剑雪》第一卷所述，皆为假名士的酸腐气息和种种恶习，而故事皆发生在崇祯帝在位之时。书中所述在朝的正人君子都要“改头换面”“沥胆披肝”去“为盛世干一番事业”^⑤，原本无可非议，甚至值得提倡，但当它发展到“毋论已进未进，也要拈一社，结一会，三六九日课文课诗”，“风会渐广，依仿

① [清] 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② [清] 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③ [清] 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页。

④ [清] 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页。

⑤ [清] 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页。

的渐多了。是以处处文会，俱要立一个社名”^①时，事情的性质就变了，以致像卜亨那样的无耻之徒便有了招摇撞骗的机会，继而上演一幕又一幕的“名士”丑剧。

生来就与文章无缘的卜亨，之所以能进学做起秀才来，一来是因“他家道丰厚”，早用钱财与县府道打通了关节，所以就顺顺溜溜成了秀才；二来是因幸逢连连的内外丁监，未曾遇着岁考，所以马脚一时没有外露；三是因他生来手指灵活，写得一笔好字，又有一张如洪河喷流的嘴，谈古论今，令人燥脾，且其记性更是奇特：“一两首好诗，到他眼睛读一遍，就象他做的一般，遇着就写出来”^②，为其日后在社会上骗吃骗喝、骗钱骗物、骗名骗利骗功名提供了便利条件。卜亨曾骗得宋连玉的信任，不仅借助后者成为翼社的名士，而且还一而再、再而三让后者心甘情愿地为自己效力。

然而，纸总是包不住火的。卜亨一次次地玩滑头放刁做“名士”，就一次次地露馅丢丑。我们来看看他那几个笑料。

第一个笑料是通过心理描写来让读者获悉卜亨无知的窘态。翼社出了个“四书”题（“故至诚无息”全章和“孟子曰尽其心者”全章）和一个诗题（“赋得云破月来花弄影”，七言近体），让社友们做。

卜亨虽不解得是甚书上的，却口里唔唔念去，故意道：“好题目，诗题更妙。”……只见卜亨也将笔墨铺在桌子上，又将草稿纸也铺开，将那墨磨了又磨。心下想道：花绿绿，绿花花，他认得我，我不认得他。四书也曾读过一遍，这两句不知出在那一本上。那诗题又古怪，甚么贼得云破。难道看这样一个贼，连云都弄破了。^③

卜亨本应会在这次名士活动中露丑，但他的一个叫书鹿的伴童却编谎帮他

① [清] 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

② [清] 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

③ [清] 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页。